

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不其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六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七 杜

楊朱第七

廣齋林希逸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子孫乎

○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

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缺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辯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速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預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
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
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倘
旺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
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
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
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
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
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違違汲汲也偽
偽依俛也汲汲以競虛譽依俛而避是非
與因格何以異异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
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
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
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
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
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
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者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
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
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
腐骨生則無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
趣當生奚違死後
主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
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

故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張翰曰且盡生
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
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展
季非亡情矜貞之節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
之在此
却字恐是却字傳寫之訛却與尤同甚也
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
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
飢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
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
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
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寔
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
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
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
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動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

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墮勿閑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頸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狗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

所謂養

閑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

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願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入理之悔老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刀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齒媵媵佳婿切大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莫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善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侯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容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楚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鄒析鄒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媿媿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

管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鄒析以為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

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且以去行破髮登劍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為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為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街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為而況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押闔其論而又為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辯其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蕙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樹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遠備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安膝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斂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為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責生愛身以薪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薪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

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復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聃曰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曰願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

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

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聃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顏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斲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絲治水績

用不就極諸羽山鳥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
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舜禪甲宮室美紋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叔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
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威威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
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
肆情於傾官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
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
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固非
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

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
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
中最高為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
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
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
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
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甚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

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
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
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
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
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運速
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
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
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
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
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料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爭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造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絺葛薦以梁肉蘭橘心切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儻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造人者道天而背理之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

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痲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

不可居矣七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繞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隍室絲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我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切列於口慘於腹衆晒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

不知其有他也。縕質破麻絮之類，以負墮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果好麻子也，薑芹絲芹菜而為羹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薑蟹也。蓋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域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之名。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

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廣而悠悠者超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持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實，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實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

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若樂乎？恤憂也。此言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冲虛至德真經腐齋口義卷之七